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颜回者鲁人也字子渊少孔子三十岁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闵损字子骞少孔子十五岁

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閒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如有复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为有德行

伯牛有恶疾孔子往问之自牖执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

仲弓问政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孔子以仲弓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父贱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岁为季氏宰

季康子问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也复问子路仁乎孔子对曰如求

求问曰闻斯行诸子曰行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子华怪之敢问问同而答异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

子路问政孔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曰义之为上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季康子问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

子路喜从游遇长沮桀溺荷蓧丈人

子路为季氏宰季孙问曰子路可谓大臣与孔子曰可谓具臣矣

子路为蒲大夫辞孔子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执勇宽以正可以比众恭正以静可以报上

初卫灵公有宠姬曰南子灵公太子蒉聩得过南子惧诛出奔及灵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辄在于是卫立辄为君是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蒉聩居外不得入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蒉聩乃与孔悝作乱谋入孔悝家遂与其徒袭攻出公出公奔鲁而蒉聩入立是为庄公方孔悝作乱子路在外闻之而驰往遇子羔出卫城门谓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门已闭子可还矣毋空受其祸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门开子路随而入造蒉聩蒉聩与孔悝登台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请得而杀之蒉聩弗听于是子路欲燔台蒉聩惧乃下石乞壶黡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缨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

孔子闻卫乱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是时子贡为鲁使于齐

宰予字子我利口辩辞既受业问三年之丧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君子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故弗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也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端沐赐卫人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

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问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子贡既已受业问曰赐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陈子禽问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又问曰孔子适是国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

子贡问曰富而无骄贫而无谄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彊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于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却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彊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柰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

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彊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彊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彊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彊齐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吴之彊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吴王大说乃使子贡之越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句践顿首再拜曰孤尝不料力乃与吴战困于会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脣干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愿也遂问子贡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以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冶也今王诚发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矣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见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越王大说许诺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子贡不受遂行

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吴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后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东海役臣孤句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彊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鈇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吴王大说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君受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吴王许诺乃谢越王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

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今夫齐与吴将战彼战而不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晋君大恐曰为之柰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晋君许诺

子贡去而之鲁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彊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东向而霸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彊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

言偃吴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

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孔子过闻弦歌之声孔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

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盻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孔子曰商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贡问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然则师愈与曰过犹不及

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

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

子张问干禄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他日从在陈蔡閒困问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国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孔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国必闻在家必闻孔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国及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国及家必闻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

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岁

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

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齐字子贱少孔子三十岁

孔子谓子贱君子哉鲁无君子斯焉取斯

子贱为单父宰反命于孔子曰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教不齐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齐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则庶几矣

原宪字子思

子思问耻孔子曰国有道谷国无道谷耻也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乎孔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弗知也

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公冶长齐人字子长

孔子曰长可妻也虽在累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宫括字子容

问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国有道不废国无道免于刑戮三复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

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唯季次未尝仕

曾蒧字皙

侍孔子孔子曰言尔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尔歎曰吾与蒧也

颜无繇字路路者颜回父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

颜回死颜路贫请孔子车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以徒行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

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岁

子羔长不盈五尺受业孔子孔子以为愚

子路使子羔为费郈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漆彫开字子开

孔子使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说

公伯缭字子周

周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缭也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孔子曰道之将行命也道之将废命也公伯缭其如命何

司马耕字子牛

牛多言而躁问仁于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可谓之仁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可谓之君子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樊须字子迟少孔子三十六岁

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有若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华少孔子四十二岁

子华使于齐冉有为其母请粟孔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君子周急不继富

巫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岁

陈司败问孔子曰鲁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退而揖巫马旗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鲁君娶吴女为夫人命之为孟子孟子姓姬讳称同姓故谓之孟子鲁君而知礼孰不知礼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

梁鳣字叔鱼少孔子二十九岁

颜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岁

冉孺字子鲁少孔子五十岁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岁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岁

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纪于左冉季字子产

公祖句兹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敛

颜高字子骄

漆雕徒父

壤驷赤字子徒

商泽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齐字选

公良孺字子正

后处字子里

秦冉字开

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皙

公肩定字子中

颜祖字襄

鄡单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

申党字周

颜之仆字叔

荣旂字子祈

县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郑国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颜哙字子声

步叔乘字子车

原亢籍

乐欬字子声

廉絜字庸

叔仲会字子期

颜何字冉

狄黑字皙

邦巽字子敛

孔忠

公西舆如字子上

公西葴字子上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覩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